



牡丹亭与 红楼梦

刘梦溪 著

刘梦溪论红楼梦

「名家解读红楼梦」

丛书主编 张庆善

The Peony Pavilion and

The Story of the Stone

牡丹亭与 红楼梦

刘梦溪 著



刘梦溪论红楼梦

名家解读红楼梦

丛书主编 张庆善

The Peony Pavilion and

The Story of the Ston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牡丹亭》与《红楼梦》: 刘梦溪论红楼梦/刘梦溪
著.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9. 11
ISBN 978 - 7 - 5039 - 4014 - 9

I. 牡… II. 刘… III. 《红楼梦》研究—文集
IV. I207. 411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01103 号

《牡丹亭》与《红楼梦》

——刘梦溪论红楼梦

著 者 刘梦溪
责任编辑 金 燕
责任校对 崔建文
装帧设计 杨林青 刘林子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八条 52 号 100700
网 址 www.whyscbs.com
电子邮箱 whysbooks@263.net
电 话 (010) 64813345 64813346 (总编室)
(010) 64813384 64813385 (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国英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0 年 5 月第 1 版
201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20 × 960 毫米 1/16
印 张 29.5
字 数 365 千字
书 号 ISBN 978 - 7 - 5039 - 4014 - 9
定 价 5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印装错误, 随时调换。

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

——汤显祖

开辟鸿蒙，谁为情种？都只为风月情浓。趁着这奈何天，伤怀日，寂寥时，试遣愚衷。因此上，演出这怀金悼玉的《红楼梦》。

——曹雪芹

自 语

本人为学而稍涉红学一科，迄今已四五十年矣。积文成帙之专书专著，亦不下百万言。因此颇有以某颜色之学家相许者。余则却之。盖红学作为 20 世纪中国现代学术的一门显学，研治者须有常人所不备的条件，方有望一逾门墙而入得堂奥。百年研红诸家，立说观点虽异，却不乏共同特色，即在一个“痴”字。不痴不呆，不足以言红。“无故寻愁觅恨，有时似傻如狂。”第三回嘲讽贾宝玉的这首《西江月》，用来形容一些红迷和红学家，再合适不过。“痴人说梦”这句成语，本来寓负面意涵，但如果以之拟历来红学研究者的痴情痴态，反而有若合符契之感。

我的研究《红楼梦》，距离此门学问的专业态度，相差不知有几里许。主要用“情”不够专一，远没有进入“痴”的境界。研究一段之后，就不再继续了。老想告而别之。特别近二十年，研究兴趣和研究方向早已转入其他学问领域。只不过有时还藕断丝连，挥之不去而已。《红楼梦》十二支曲的《枉凝眉》有句：“若说没奇缘，今生偏又遇着他”，可以断章比喻我和《红楼梦》以及红学的关系。因此说到底红学只算得上我的旧相知。故今次所选，亦难改其旧。写在前面的这些话，也大都在往昔的书里书外讲过。好处是使我有机会重温旧著，所选文字全部都通校一过，引文也逐一核查，有的篇章题目和结构还

作了一些调整，文字斟改润色之处亦多有。第一篇《牡丹亭与红楼梦》，是2004年在台湾出席“汤显祖与牡丹亭学术研讨会”提交的论文，题目得自中研院文哲所华玮教授的启发，而与会则是许倬云先生的盛情相约。还有白先勇先生，如果不是他的青春版《牡丹亭》在台北首演，那次奇缘奇遇的研讨会也许不一定召开，我的《牡丹亭与红楼梦》这篇论文，便不可能诞生。这里谨再次向许先生和华玮教授和白先勇先生表示我的谢意。

《红楼梦》第二十三回的回目，大标特标“西厢记妙词通戏语，牡丹亭艳曲警芳心”。只这一节，便可知道汤显祖在《红》书和《红楼》作者心中眼中的地位。我们念《红楼梦》，确实不时地要想起《牡丹亭》。不止我们，庚辰本第三十二回的一条脂批，也说“前明汤显祖先生有怀人诗一截，读之堪合此回，故录之以待知音”。但同为写情，《牡丹》和《红楼》可是两种格调。《牡丹》所写之情是美丽、圆融而又比较容易舒解之情。两性之间情感的欢悦过程并未因当事人之一的死亡而中断。情和欲、灵和肉、情爱和性爱、爱情和婚姻，是合一的。《红楼梦》反是，所写的爱情故事，情和欲、灵和肉、情爱和性爱、爱情和婚姻，是分离的而不是合一的。中国传统社会男女之间的爱情感受，婚姻与爱情分离，足以成“痛”，情爱与性爱分离，足以为“苦”。《红楼梦》既写了有爱情却不能结合的“痛”，又写了有情爱而不能实现性爱的“苦”，此外还有大量的既无情爱又无性爱的“悲”。总之《牡丹》之情轻快，《红楼》之情沉重；《牡丹》之情偏于喜，《红楼》之情偏于悲；《牡丹》是单色的爱情，《红楼》是复调的爱情；《牡丹》之情愉悦，《红楼》之情悲惋；《牡丹》对情的写法，让人感到满足，《红楼》对情的写法，让人感到缺憾。

这些都是我的《牡丹亭与红楼梦》一文里的话，相信大家看后自能明了，作者何以把自己涉红的论著自选，以篇名作为名书，堂而皇

之地冠之以《牡丹亭与红楼梦》。然则此一书名，是否亦有“明”、“清”之意寓焉？俟之知者。

时在庚寅年正月二十一（2010年3月6日）

恰好是二十四节气的惊蛰

目 录

自语 / 1

第一篇《牡丹亭》与《红楼梦》 / 1

第二篇《红楼梦》与传统文化 / 14

第三篇 贾宝玉林黛玉爱情故事的心理过程 / 26

第四篇 探春和凤姐 / 122

第五篇 晴雯和袭人 / 142

第六篇《红楼梦》和《堂吉诃德》 / 166

第七篇《红楼梦》早期抄本的回前诗和回末诗对 / 176

第八篇 红学观念与红学方法的冲突	/ 219
第九篇 红学公案与红学之谜	/ 246
第十篇 秦可卿之死和曹雪芹的著作权	/ 317
第十一篇 百年红学说索隐	/ 340
第十二篇 陈寅恪与《红楼梦》	/ 349
第十三篇 曹雪芹和他的文学世界	/ 376
第十四篇 《红楼梦》与红学	/ 413
后记	/ 446

第一篇 《牡丹亭》与《红楼梦》

汤玉茗和曹雪芹生不同时，一个生于明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一个约生于清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生年的时间差为165年。而卒年，汤卒于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曹卒于清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一为明晚期，一为清中叶。两人所处的社会、历史、文化环境有别，使用的文学手段也不同，一为戏曲，一为小说。但同为文化巨匠、文学大师、写情能手，则地不为隔、易时可通。

—

《红楼梦》作者并不回避自己的写作曾受到《牡丹亭》的影响。第二十三回标题大书特书：“《西厢记》妙词通戏语，《牡丹亭》艳曲惊芳心。”而且描写得极细致，写出了林黛玉聆听《牡丹亭》曲文达致共鸣的全过程。背景是众姊妹和宝玉已奉元春之命，搬入大观园，都是年轻女孩儿，就一个男性贾宝玉。大家“坐卧不避，嬉笑无心”。结果静中生动，宝玉忽然有一天不自在起来。于是便读起了《西厢

记》。黛玉看到也读，而且读得“余香满口”，两个人“连饭也不想吃了”。

正在这时袭人来找，说老太太唤宝玉有事。林黛玉一个人闷闷地回潇湘馆，路过梨香院，恰好里面正在排练《牡丹亭》。“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两句曲文传入黛玉耳朵，她感到“感慨缠绵”。待听到“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她由不得“点头自叹”。又听到“则为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两句，黛玉“不觉心动神摇”。再听到“你在幽闺自怜”等句，她已经“如醉如痴，站立不住”，一蹲身坐在一块山子石上，反复细嚼“如花美眷，似水流年”八个字的滋味。这时黛玉又联想起唐人诗句“水流花谢两无情”以及刚刚读到的《西厢记》里的“花落水流红，闲愁万种”。最后她“不觉心痛神痴，眼中落泪”。^①

《红楼梦》里这段情节是描写艺术欣赏达致共鸣境界的绝妙文字。起因、渊源、影响，主要来自《牡丹亭》的艺术感染作用。第四十回“史太君两宴大观园，金鸳鸯三宣牙牌令”，作者让林黛玉在念酒令时，再次诵读《牡丹亭》的成句。鸳鸯充当令官，一个一个“考”下去，轮到黛玉，鸳鸯说：“左边一个天。”黛玉接念：“良辰美景奈何天。”可见《红楼梦》作者曹雪芹对《牡丹亭》是何等的别具特识。史学家陈寅恪总是期待“后世相知或有缘”^②。曹雪芹之于汤显祖的

① 本文所引《红楼梦》原文系根据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校注本《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② 陈寅恪1963年《旧历壬寅六月十日入居病院疗足疾至今日适为半岁而足疾未愈拟将还家度岁感赋一律》：“不比辽东木屐穿，那能形毁更神全。今生所剩真无几，后世相知或有缘。脉脉暗销除夕夕，依依听唱破家山。洒兵愁阵非吾事，把臂诗魔一粲然。”又1962年《壬寅小雪夜病榻作》：“任教忧患满人间，欲隐巢由不买山。剩有文章供笑骂，那能诗赋动江关。今生积恨应销骨，后世相知倘破颜。疏属汾南何等事，衰残无命敢追攀。”屡为自己学问和文章不能见容于当代而发为慨叹。两诗分别见《陈寅恪诗集》，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19、118页。

《牡丹亭》，应该不愧为“有缘”的“后世知音”。

二

庚辰本《红楼梦》第三十二回回前的一页纸上，亦曾引录汤显祖的一首诗：“无情无尽却情多，情到无多得尽么？解到多情情尽处，月中无树影无波。”^①此诗见于《汤显祖诗文集》卷十四，题为《江中见月怀达公》^②，作于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达公”就是真可和尚（字达观、号紫柏），汤显祖的好友，对汤的思想有过重要影响。

抄本《红楼梦》录存此诗，是因为诗的内容和《红楼梦》第三十二回的情节内容互相映衬，故诗前有小引写道：“前明汤显祖先生有怀人诗一截，读之堪合此回，故录之以待知音。”《红楼梦》第三十二回是有名的“诉肺腑”，即贾宝玉第一次直白地向林黛玉表达爱情，并郑重告诉林黛玉：“你放心！”这一情节，在《红楼梦》里是极大的关目，是宝黛爱情故事的转折点——

这里宝玉正忙忙的穿了衣裳出来，忽见林黛玉在前面慢慢的走着，似有拭泪之状，便忙赶上来，笑道：“妹妹往那里去？怎么又哭了？又是谁得罪了你？”林黛玉回头见是宝玉，便勉强笑道：“好好的，我何曾哭了。”宝玉笑道：“你瞧瞧，眼睛上的泪珠儿未干，还撒谎呢。”一面说，一面禁不住抬起手来替他拭泪。林黛玉忙向后退了几步，说道：“你又要死了！作什么这么动手动脚

① 见《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庚辰本）第三十二回回前附页，人民文学出版社影印本第二册，1975年版。又己卯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第三十二回前亦有此诗。

② 汤显祖：《江中见月怀达公》，《汤显祖诗文集》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531页。

的!”宝玉笑道:“说话忘了情,不觉的动了手,也就顾不得死活。”林黛玉道:“你死了倒不值什么,只是丢下了什么金,又是什么麒麟,可怎么样呢?”一句话又把宝玉说急了,赶上来问道:“你还说这话,到底是咒我还是气我呢?”林黛玉见问,方想起前日的事来,遂自悔自己又说造次了,忙笑道:“你别着急,我原说错了。这有什么的,筋都暴起来,急的一脸汗。”一面说,一面禁不住近前伸手替他拭脸上的汗。宝玉瞅了半天,方说道“你放心”三个字。

林黛玉听了,怔了半天,方说道:“我有什么不放心的?我不明白这话。你倒说说怎么放心不放心?”宝玉叹了一口气,问道:“你果不明白这话?难道我素日在你身上的心都用错了?连你的意思若体贴不着,就难怪你天天为我生气了。”林黛玉道:“果然我不明白放心不放心的话。”宝玉点头叹道:“好妹妹,你别哄我。果然不明白这话,不但我素日之意白用了,且连你素日待我之意也都辜负了。你皆因总是不放心的原故,才弄了一身病。但凡宽慰些,这病也不得一日重似一日。”

林黛玉听了这话,如轰雷掣电,细细思之,竟比自己肺腑中掏出来的还觉恳切,竟有万句言语,满心要说,只是半个字也不能吐,却怔怔的望着他。此时宝玉心中也有万句言语,不知从哪一句上说起,却也怔怔的望着黛玉。两个人怔了半天,林黛玉只咳了一声,两眼不觉滚下泪来,回身便要走。宝玉忙上前拉住,说道:“好妹妹,且略站住,我说一句话再走。”林黛玉一面拭泪,一面将手推开,说道:“有什么可说的,你的话我早知道了!”口里说着,却头也不回竟去了。

这一情节将贾宝玉和林黛玉之间的爱情纠葛写得撕心裂肺,令天下有

情人不忍足观。而且，《红楼梦》一般读者也许不一定注意到，宝黛两人在此前总是吵吵闹闹、哭哭啼啼、互相呕气，但从这第三十二回“诉肺腑”以后，两个人忽然不再闹别扭、吵架了。这是为什么？原来恋爱的双方互相交了底，表了决心，彼此心领神会，只剩下互相“怔怔的”傻看着，一句话也说不出。试想，两人话都不需要说了，还需要吵架吗？

甚至黛玉和宝钗的矛盾也因之平静下来。黛玉得到了宝玉的心，就不必处处以宝钗为意了。宝钗心理纠葛的解决，是第二十八回，贾妃从宫里送礼物，独宝钗和宝玉的一样。这是个重要“暗示”，说明贾府的权力执掌中枢选中了宝钗做未来的宝二奶奶。当时宝玉大惊，以为传错了，说：“这是怎么个原故，怎么林姑娘的倒不同我的一样，倒是宝姐姐的同我一样？”敏感的林黛玉只好向宝玉发脾气：“我没有这么大福气禁受，比不得宝姑娘什么金什么玉的，我们不过是草木之人。”而宝钗何等聪明，她岂能不意识到这一特殊举动的含义？这等于元妃的一次公开表态，使得贾母也不便另作主张。此情此境之下，“慧宝钗”还需要放黛玉在心里吗？

宝钗要的是婚姻，黛玉要的是爱情。到第三十二回“诉肺腑”，她们都得到了自己想要的，因此就不必互相猜疑戒备了。后来钗黛二人甚至表现出很亲密的关系，弄得宝玉莫名其妙，问黛玉：“是几时孟光接了梁鸿案？”“几时”？宝钗是在书中第二十八回，黛玉是三十二回。^①第三十二回就是宝玉和黛玉的“解到多情情尽处”，所以后来他们的爱情便“月中无树影无波”了。汤显祖虽不可能看到晚他百余年出世的《红楼梦》，但他的《江中见月怀达公》诗所表现的“情心”，却可以为宝黛爱情故事的转折预做解人。

^① 参阅拙著《红楼梦新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09—117页。

三

《红楼梦》庚辰本第三十二回引用的汤显祖这首诗，不一定是曹雪芹所引，也许是脂砚斋或畸笏叟。第二十一回庚辰本的另页上也有一首诗，叫做《有客题〈红楼梦〉一律》，写的是：“自执金矛又执戈，自相戕戮自张罗。茜纱公子情无限，脂砚先生恨几多。是幻是真空历遍，闲风闲月枉吟哦。情机转得情天破，情不情兮奈我何。”^① 题这首诗的“客”是谁？可能是脂砚斋，也可能是畸笏叟，还可能就是曹雪芹自己。诗后有批语说：“凡是书题者，（无）不可（以）此为绝调。诗句警拔，且深知拟书底里。”这首诗和汤显祖的“解到多情情尽处，月中无树影无波”诗，可以说是有异曲同工之妙。不过细想，两首诗又各有不同。这个不同，正是《红楼梦》和《牡丹亭》写“情”的不同之处。

《牡丹亭》所写之情是美丽、圆融而又比较容易舒解之情。杜丽娘身处闺房，虽不免为情所困（“在幽闺自怜”^②），但为时甚暂。她去游园，“姹紫嫣红开遍”的自然景观，既可令她“因春感情”，又可为她暂舒闺房闭处之困。一个官府小姐居然可以园中畅游，她的处境够优越的了。而且游而能梦，梦而有遇，遇则成欢，杜小姐的情感生活够顺利的了。她自己也承认：“今日杜丽娘有些侥幸也。”玉成此节的条件，是她生在正当红的官宦之家，又是独生之女，杜老爷忙于利禄，

① 见《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庚辰本）第二十回回后之附页，人民文学出版社影印本第一册，1975年版。按庚辰过录本将此附页置于第二十回后而不置于二十一回前，应是抄手误置。

② 本文俱引之《牡丹亭》原文，悉本徐朔方先生校注本《牡丹亭》，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

母亲对她娇纵溺爱。这样适宜的“小环境”，特别是构成小环境的“硬件”，《红楼梦》里的林黛玉完全不具备。“寻梦”虽苦，但不小的篇幅都是对前日所遇的“鸳梦重温”，尽情回忆在湖山石边、牡丹亭畔，与“可意书生”的“美满幽香不可言”。她抱怨的是：“梦到正好时节，甚花片掉下来也！”就是“寻梦”不着而焦思，复因焦思而弃世，这个时间也不是很长，不过季春到初秋而已。

更重要的是，杜丽娘死后还可以和柳梦梅“幽媾”，两性之间情感的欢悦过程并未因当事人之一的死亡而中断。实际上，死后的杜丽娘反而得到了灵魂的自由和情感的自由。她的“肉身不坏”，灵魂可以“随风游戏”，愿意飘到哪里就飘到哪里，至少可以“常回家看看”。所以从死亡学的观点，杜丽娘不过是“假死”。前生注定的杜丽娘和柳梦梅的爱情过程是：“前系幽欢，后成婚配。”还魂以后，皆大团圆。情和欲、灵和肉、情爱和性爱、爱情和婚姻，是合一的，而不是分离的。这是《牡丹亭》写男女之情的最大特点。

《红楼梦》则完全不如是。《红楼梦》里的爱情故事，情和欲、灵和肉、情爱和性爱、爱情和婚姻，恰好是分离的而不是合一的。《红楼梦》里的婚姻，大都是失败的、残缺的，尤其少有与爱情的结合。“老祖宗”贾母的婚姻是否美满，不得而知，书中没有交代，反正作为文学角色出现的她，始终是孤身一人。研究者有的认为张道士是贾母的“老情人”，也许证据还不够充足，不去说他。贾赦和邢夫人、贾政和王夫人等等，都是中国传统婚姻的常态，照例只有婚姻，没有爱情。贾珍和尤氏原本搭配得不错，但贾珍爱的是儿媳秦可卿。贾琏和王熙凤算是比较“般配”的一对了，但他们是权势与利益的结合，各怀鬼胎、钩心斗角，而且都另有所爱。反之有爱情的，又都不能结成婚姻。例如尤三姐爱柳湘莲，终因爱而自杀。最典型的是男女主人公贾宝玉和林黛玉，他们是真爱，爱得如醉如痴，但就是不能结合。

只好镜花水月，咫尺天涯。《红楼梦十二支曲》中的《枉凝眉》：“一个是阆苑仙葩，一个是美玉无瑕。若说没奇缘，今生偏又遇着他；若说有奇缘，如何心事成虚化。一个枉自嗟呀，一个空劳牵挂；一个是水中月，一个是镜中花。想眼中能有多少泪珠儿，怎禁得秋流到冬，春流到夏。”这支曲写尽了普天下有情人爱情与婚姻分离、不能结为眷属的苦痛。

换言之，在曹雪芹看来，真正的爱情也许是永远无法结合在一起的，只不过是一种空幻。他摒弃了以往戏曲小说“有情人终成眷属”的老套。《牡丹亭》里杜丽娘和柳梦梅的爱情，所以有折磨而少苦痛，就因为有现成的圆满结局等待着他们，甚至地狱的判官、人间的皇帝都可以站出来帮助他们成全好事。这与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悲剧相比，杜小姐和柳公子够幸运的了。

四

中国传统社会男女之间的爱情感受，婚姻与爱情分离，足以成“痛”，情爱与性爱分离，足以为“苦”。现代社会不存在这些问题，婚姻不必是爱情的必然归宿，性爱也可以不与情爱完全结合，因此现代人较少爱情的苦痛。《红楼梦》既写了有爱情却不能结合的“痛”，又写了有情爱而不能实现性爱的“苦”，还有大量的既无情爱又无性爱的“悲”。

“金陵十二钗”的命运可以说都是不幸的。元、迎、探、惜四姊妹，元春号称“元妃”，不过是凤藻宫的一名“女尚书”，是以“才选”，不是以色胜，婚姻、爱情、情爱、性爱云云，根本谈不上。迎春懦弱，人称“二木头”，儿女之情与她无缘；后来嫁给如同“中山狼”般的“无情兽”，把她“作践的侯府千金如下流”。探春远涉，